

## 〈奔海〉

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方。

——屈原〈離騷〉

壹、

鄭俊言從小聽任父親安排：走路，搭車，居住，點餐。大學填志願時如將自己塞入一個時空洞，轉瞬飛至三百公里外的台北；離開旗津時祖母還站在騎樓揮手，前座的父親緊握方向盤時誇張地高舉臂肘，像掌一輩子海帆，而路燈並未爲他一一熄滅。鄭俊言打開帳本，詳細記述當日支出，那些數字如積木，堆積分秒。掩上原子筆蓋；他只是記錄，無須弄懂自己到底擁有什麼。

指南山總在午後下起地形雨，雨水敲擊透明屋頂，植物栽培室般的游泳館浮昇烘暖霧氣。鄭俊言將溼淋淋的傘放在自動門外，瞥一眼頭上的監視器，決定摺疊傘骨，向櫃檯要來一個塑膠套袋。鄭俊言縮攏傘葉，耳際響起父親的殷殷交附：物件是錢換來的，錢是時間，時間等於生命。鄭俊言牢記「劍在人在，劍亡人亡」的祖訓，每次出門總要清算帶了哪些物件，只差用一把大鎖將物件和肌膚牢牢鎖緊。

國中畢業旅行，他把家裡帶去的大毛巾忘在桃園旅館，父親死活都要他坐計程車回去，將那條繪有米老鼠的大毛巾帶回來。車上的 KTV 吳克群的〈大舌頭〉吵鬧唱著：「說說說說說你愛我，我我我我我說不出口——」鄭俊言伸出食指按住耳窩，囁嚅道：「不能打電話叫旅館人員寄回家嗎？坐計程車不是更花錢嗎？」遊覽車已駛出桃園，往下一個景點木柵動物園馳去。「你哪會攏想不通！」父親在電話那頭竟大吼：那條大毛巾不只是大毛巾，是你祖母在一次百貨公司大拍賣中，推開婆婆媽媽，才搶得的重要戰利品。鄭俊言明白，父親的憤怒裡有祖母的拚搏，有祖母的愛。遺失米老鼠大毛巾，就像永遠走失鄭家引以爲傲的優良血統。

「如果弄丟了，你也不用回來了——」

鄭俊言按下緊急逃生鈕，司機反應不及，車門開啓。鄭俊言一躍而下，在快速道路上攔了一輛迎面馳來的計程車，拉開車門，花費不到三秒。

鄭俊言本是健忘的魔羯座，卻因爲父親，變得異常謹慎。「這才是真正的魔

羯座吧！」鄭俊言對待生活總要先換一副鏡片，換掉整個世界的濾光。房間中的物品，小至釘書針、大至床墊，都被他編上代碼；依次序排列，依類別歸檔。國中時他不懂為什麼，後來才懂了。不只是節儉，更談不上戀物，而是對「家族」這個詞彙的潔癖。謹慎是好事吧？猶如理智與節制，是美德。他不願去看無尾熊，也要搶救那條淪落他鄉的米老鼠大毛巾。那是父親、祖母的傳承，是家族的教誨，是他們留給他不可割捨的血脈。

玻璃折射水光，三面落地窗投映出藍水晶般的幻景；水泥牆面因長久潮溼，剝蝕如五大洲地圖。角落生出細小黑黴，彷彿伏藏水底，隨時可能長成水怪。鄭俊言曾應徵體育組的工讀生，戴上紅白塑膠手套、擠壓鹽酸瓶，蹲在落地窗邊反覆刷洗。上身赤裸、紅色短褲，一小時 98 元，詭異而腐敗的杏仁味，脹滿他的鼻腔。鄭俊言想像手掌滿佈孔洞，猶如抹布的縫隙，匿隱無數污漬。國中的掃地時間，「神豬」朱自豪曾神秘兮兮告訴他，若在半夜十二點手淫，手縫間會長出鬚長的硬毛。他不由自主伸出手掌，翻看，惹得一群看好戲的男生哈哈大笑。那天也是下著雨的，他還是能隔著窗，看寂寥的夕陽掉到體育館後面。他收拾好擦拭的器具，在工讀單填上四個小時，斜背 Jansport 包離開。

鄭俊言還穿著鳳山高中的黃舊制服時，游泳館的阿美姨時常持一桿長長的竹竿，跑過以防滑墊鋪長長的階梯，高呼他的名字：「鄭俊言——」大概又發現他把沾滿泥巴的球鞋塞進置物櫃，或者將排球放在她的辦公桌上。沒有人敢動阿美姨的東西，鄭俊言寧可選擇另一程度的風險；「這樣才不會被偷喔……。」

阿美姨的吼叫其實是善意提醒，空心的夏天，噠噠噠噠的小跑步像進城的馬蹄。他快速從泳池邊的曬椅跳起，在阿美姨抵達前，將自己埋進盪漾的溫水池底。世界被隔絕在外了。陽光刺破保鮮膜般的水光，在水底扭捲成透明的渦流。只要輕輕打水便可憋氣五分鐘，時間在他的頭頂飛過。阿美姨不會游泳，她看顧鳳山高中游泳池大半輩子還是學不會游泳。有次她接受《鳳中青年》的訪問，悠悠嘆道：「如果我的腳上有蹼就好了。」據說有蹼的人可以在水面行走——如果有蹼，她便可以輕易的在泳池水面上跑動，清理漂蕩的落葉，或者捉住那些藏在水中的惡作劇學生。

咚。潛入溫水泳池，水面乾淨無波，水壓四面掩來，阻絕所有聲響。鄭俊言伸展著身軀，緩緩地踢腳，吐氣、換氣、吐氣。好似水流承接著自己，以蜈蚣般的細密手臂划行。換氣、吐氣、換氣。鄭俊言試著把思考抽離，想像變成蛙，以單純的踢腳與呼吸支配身軀。「他」是個徹底消失的人啊。會不會某次潛入鳳山

高中游泳池，就永遠蜷居在那裡了？遙遠的夏日午後，肌肉規律伸展，鄭俊言好像化入了水流和時間的波頻。咚。滴滴，答答。咚。滴滴，答答。他聽見冰涼流光，灌入空容器的聲音。

他的三角泳褲有南方陽光的味道，紅色泳帽也是，蛙鏡也是。他穿戴泳具，彷彿穿上一襲高雄的海。沒有離開的感覺，鄭俊言並不遺憾；高雄對他而言，也是一團陌生。像是過於猛烈的曝光，他用力撐開眼睛，卻只能看見一紙空白。他房間裡的擺設、家具、書本，包包裡的泳具，都來自祖母，來自父親。他蹲在水底，像仍等待著阿美姨離開。他的袋子裡，永遠有一條米老鼠大毛巾。

鄭俊言扭開蝕鏽的蓮蓬頭，擠出沐浴乳，將身上一分一寸的氤臭洗去。

「阿嬤去世了。快回來。」

父親的聲音像在細述一件永遠找不回來的失物，聲調細細瑣瑣，交代著地點、時間、醫生的病歷表寫的「死因」……。鄭俊言多想對著父親大吼：「如果弄丟了，你也不用回來了——」回來。回來哪裡？他闔上手機，癱坐木條椅上，雨，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。「如果是祖母，她會怎麼說？」他發現牆邊有道裂痕，沿著水漬爬上透光的屋頂，狹縫旋下淺淺的光流。

他從不明白自己擁有什麼，也不會爲了失去什麼而哭。鄭俊言半乾的身軀，包裹著那條大毛巾，像是祖母長滿皺紋的手，輕輕的箍住——重重的箍住。鄭俊言戴起泳鏡，在更衣室裡走來走去。那些與他身形相像的人，來來往往，好似帶著不同的目光，卻以同樣的姿勢，打開精巧的密碼鎖，取出洗髮精，打開吹風機，穿上整潔衣褲。他好想念海，想念父親把他的頭按入水中的力道；他死命掙扎，浮出水面吐出氣泡。

鄭俊言忽然懂了。打水有時不是爲了前進，而是讓人不致下沉。

貳、

夏日，鄭俊言留在木柵的山上，跟一個足不出戶的長髮室友共享暑宿。陽光斜斜的吃進房間，刷淡潮濕氣味。做歌林生意的大姑，寄來一台除濕機，供鄭俊言對抗總是發霉的枕頭與積水的角落。

西伯利亞寒流侵襲的冬夜，宿舍跳電；彷彿地軸傾斜，陷入永夜。焦躁的走廊、來回奔跑的腳步聲、叫喊四竄：「誰啊——！」待在無光的空曠裡，竟讓鄭俊言追想起阿美姨遠遠傳來急促的高音。房間的門縫滲入薄薄的焦味，驚叫聲如鬼鳴四起。長髮室友瞪視熄滅的螢幕，碎念了幾句，好整以暇的拿下耳機，把自己塞進厚厚的被窩。「不用怕啦，電等下就會來了。」鄭俊言聽見他的骨骼扭出齒輪磨轉的聲音，似抱起氧氣筒，潛入海底。

不久，電就來了。長髮室友隨即翻個身，趺上藍白拖，再次坐在電腦桌前喀噠喀噠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。鄭俊言懷疑室友自宿舍建造就一直待在那裡，他預知電的來去，掌握這棟建築的脈動呼吸。後來鄭俊言看到公告，原來有人在宿舍開火鍋，耗電率太高導致跳電，用來墊高電磁爐的書燒穿一個炭洞。學校警告，若再發生這樣的事，不只退宿，還將移交警局。鄭俊言默默把那台來自南方的除濕機藏進衣櫃，去屈臣氏買了有樟樹氣味的克潮靈。鄭俊言掛起濕度計，每天記錄著濕度的比例，看克潮靈的白色粒子一點一滴蒐集水氣。

面對陌生的雨季，陌生的人群，猶如記帳，他除了將它們寫下，別無他法。

鄭俊言的書桌上總是堆滿古書和參考文獻，三層鐵架不夠，有一些必須塞進衣櫃。手指敲擊著研究所推甄時要用的論文，是關於《楚辭》的研究。論文已臨收尾，鄭俊言仔細校對註腳和援引頁碼，當時不夠仔細處，此刻變成地獄般的複查。繼續進修，並不是他對這門學科特別有興趣，而是他對其他事物都沒有興趣。他不想那麼早把自己投入職場，因為「不確定」，他討厭不確定；至少至少，「讀書」是他唯一可以掌握的，那是他習慣的生活。他的一切並不屬於他自己，包括才能；他愛惜它們，卻不知如何前進，不知該轉彎或者跳起，他的路線總由父親決定。父親轉述報紙上刊載的數據：學歷和薪資的換算往往成正比，他便把自己困在距離高雄三百多公里的台北。

鄭俊言辦了一張暑期游泳證，計劃在悠長的假期裡，找一個讓自己離開房間的去處。父親的報喪電話，卻像劃開了海底隧道，大片海水湧入，讓原來的空蕩迴廊，激起悶悶的回音。鄭俊言沒有話語，任海把自己吞入藍染的渦旋。那是鄭俊言從小就習慣的，黏膩、不潔，總是飄浮濃濃腥味的風景。

「路漫漫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鄭俊言的腦子浮現〈離騷〉的字句，大片沁涼的天藍垂降，漁港泊滿近海遠洋的船隻，隨浪擺盪。小販的叫賣聲和殺魚聲，刷刷交錯，演奏海鄉特有的樂音。祖母總是說：「大都市哪有那麼青攔那

麼俗ㄟ魚仔。」父親和他愛吃魚，卻從不買魚；他們吃的魚來自高雄港，來自祖母的吝惜和愛憫。

五歲左右，鄭俊言想起，有次惡作劇將祖母的鐵牛鑰匙「咚」地投進高雄港，墨綠海水泛起小小漣漪。矮小的他，仰著頭看祖母終於買完漁貨，發現鑰匙不翼而飛，苦惱的四處翻尋。「我明明插佇鎖匙孔啊！」祖母逢人就問，「敢有看到我的鎖匙？」人們聚攏過去，賣魷仔魚的九美嬌說：「敢會是妳袂記ㄟ，妳甲鎖匙拔起來放佇口袋，無注意就落出來？」婆婆媽媽扮起業餘偵探，推測各種可能，最後結論還是叫祖母報警處理。祖母急忙揮著手說道：「免啦！驚麻煩、驚麻煩，不是啥麼大代誌，我攔去打一支就好。」祖母總是這樣吧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；雖不捨物件丟失，權衡後仍會做出「傷害減至最低」的決定。小鄭俊言坐在黑鏽斑斕的纜樁上，聽婆媽們徒勞無功的交談，因戲耍而竊喜。

祖母走進漁行做失物記錄，戴著袖套的美玉姨劃上日期，說一定幫妳留意。祖母遂牽著那台無法發動的鐵牛，緩步回家。小鄭俊言走在祖母身邊，提著三叔送的塑膠寶劍，呼呼揮舞著。夕陽沒入海中，黏膩的晚風吹撥椰子樹，小鄭俊言油然興起想唱歌的念頭。祖母忽然停下，轉過頭來低聲問：「俊言仔，你敢知影是誰甲我ㄟ鎖匙拔去？」小鄭俊言楞住了，隔了兩三秒才支吾的說，「阿嬤，我沒看到捏……。」祖母微頓了一下，繼續往前走：「也對……。」

鑰匙還在港的底部吧？長滿青苔，被無數蟹螯蝦足踩踏，輪過無數個新月和滿月。祖母走了，鄭俊言的童年也像那把鑰匙，在水底飄搖，逐漸生鏽。他以為多年後的自己，將找到那把鑰匙，開動打檔鐵牛；而祖母回返年輕，一跳一跨便上了車，快樂高喊：「行！」他們會在岸線上快速奔馳，祖母的手攏著他逐漸厚實的腰，輕輕箍住。那把塑膠寶劍為他們揮開了細小的斑蚊，也割裂迎面而逝的風。

小時候持劍，總誓死捍衛些什麼吧？鄭俊言打開 Google 地圖，這次的旅途，他想要自己決定。

參、

爲了避開上班人潮，鄭俊言訂了第一班往台北的高鐵。父親在港警所值大夜，一下班便開車回返鳳山，而鄭俊言早啃著漢堡，在開設理髮廳的騎樓前等候。高雄的清晨六點，太陽已曬得椅墊燙灼，父親手指敲打著方向盤，在尙無車潮的公

路上疾行。那是他成為大學生後，第一次離開。他花費一個下午收一袋衣服、和一箱不太可能用到的書。還花了整整一個夜晚，瞪著漸漸暗去的高雄發呆。

鄭俊言打開口香糖的包裝紙，凝視父親細削的臉頰，迎著陽光顯得特別有朝氣。「你要不要吃？」鄭俊言問，父親瞥了他一眼，說：「好啊。」便把那顆清涼口香糖接過去，丟入口中咀嚼。鄭俊言轉開警察廣播電台，耳邊響起了熟悉，卻與自己無涉的路況轉播。他的目光穿透車窗，越過粗糙的隔音牆，幻射為尚未甦醒的大城天空。一路上，他和父親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默默計算著抵達的時間、票價以及轉乘的車班。

薄荷口味的口香糖仍在父親的嘴裡，高架橋上的大迴旋，讓鄭俊言感覺一股離心力將他往外推擠，薄荷香氣卻霎時湧了上來。車緩緩駛進如大翼掩蓋的左營站頂，淡淡的影子在車裡蔓長起來。

「那我就不陪你下去了，車難停。」鄭俊言看見交通警察揮舞橘光指揮棒（那把童年寶劍的進化版？），催趕著暫時停靠的車流，便急急抱著外套跳下車。父親按了個鍵，喀噠，後車廂開啓，鄭俊言提起一袋衣物，並把裝滿書本的行李箱拉下車。父親的右手臂環著椅背，回頭提醒：「敢有什麼物件沒拿？」鄭俊言搖搖頭，行李箱的滾輪啓動，背對著父親，背對著高雄。

「喂！物件要收好喔！」鄭俊言回過身，看著車內的父親。父親壓低脖子，目光飛向鄭俊言身後厚重的陰雲：「你敢有帶雨傘？台北可能正在落雨喔。」

「嗯，知影啦！」他拉著那只貼著可愛無尾熊的大行李箱，大步大步埋進一片漆黑而綿長的雨季。

鄭俊言在高鐵的第二節車廂驚醒，隨車小姐正推著咖啡餅乾，優雅兜售：「有沒有旅客需要咖啡？」窗外的建築和山嶺已覆上一層黑絨，疾速向後飛去。他沒有告訴父親何時回來。回來。「回到什麼地方？」他無可自拔懷念起和祖母同住旗津港邊的瑣細片段，那些溢滿腥味的漁船，載滿機車的渡輪，以及秘密滋長著暗色青苔的小街弄——他想起那把沈落水底的鑰匙，那條祖母的米老鼠大毛巾，以及總是愈走愈短的海堤。

祖母已經走了，旗津港也正以看不見的速度，抹平成一紙虛擬的地圖。人們不是都說，遺忘才代表死亡嗎？鄭俊言並沒有忘記。他的每一個動作、細節仍凝

縮著海的光影——但是記憶裡的種種，早已不再標註他的名字，不屬於他，也不屬於物件自己。丟失了的，全是祖母給予的吧？她給他港，給他鑰匙，給他整片海，卻一次收了回去。父親會怎麼指責呢——或者，父親也一直在丟失物件，而不自知？

鄭俊言想起，祖母唯一留給他的，就是她自己的死。那是家族的愛，血脈裡吝嗇、細小，卻絕對必要的愛——此時他突然激烈的感覺到「離開」。他轉向窗外，就如離開時那樣，眼中不知何時已蘊滿淚水。忽然，一片掛滿燈泡的花田連綿出現，強光折進玻璃窗，他的眼底有如一場煙火爆炸。

他伸手招呼隨車小姐，點了一杯咖啡。他拉下窗簾，高雄就要到了。

肆、

「嘿，我看到報紙了，」略施淡妝的老闆娘黑衣黑褲，聲音維持一貫低沈，表情依然淡淡的：「做的好！」

如果當時鄭俊言沒有大叫一聲「太扯了」一躍而起，他就不會佔據高屏教育那麼大的版面，那尊蔣公不會繼續站在鳳山高中門口，巷口情緣小吃的老闆娘也不會端一盤蒜泥白肉請他。他聯合一群「鳳中論壇」的朋友，廣發動員連署信，在主張拆除蔣公銅像的督學黑頭車開進大門時，群起罷課圍住蔣公銅像，亮出一面面預先準備好的海報，齊聲高喊口號：「我們用身體抵擋怪手！」而他站上那座蔣公立正的花圃，抓起大聲公一遍一遍喊著：「不要殺死我們的蔣公！不要殺死鳳中的蔣公！」迎面掃來的風將他的瀏海飛吹而起，報上刊載的，正是他歪著嘴用力嘶吼，而襯底的背景則由下往上，帶出蔣公頭像及空無一物的天空。

鄭俊言和蔣公並不熟，他所能追及的記憶只有國中吃午餐時，趁老師外出，有人偷偷拿出盜版的《天邊一朵雲》在公用電視播送。除了不斷摳搔雙腿間的西瓜汁液，那場已如油畫暈彩的蔣公歌舞只落在那個午後靜靜旋舞。父親總是告訴他，他們那個年代國小畢業旅行，總會排開時間去慈湖弔唁蔣公；看憲兵升旗換哨，垂淚高唱愛國歌曲。他覺得那好酷，慈湖一定是個戒備森嚴，充滿壯麗血淚的陵墓。後來父親帶他去了一趟，才發現那不過是個標準的觀光園區，兼賣名產紀念品。走下父親的車，鄭俊言高喊：「屍體在哪裡啊？」父親瞪了他一眼，低聲斥責：「不要亂講話！」彷彿捍衛著一個已破開的謊。

屍體以前在這裡啊，大概是搬走了？他總是想像著隆重的禮炮拉響，挺拔的憲兵揮舞長劍，高高懸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覆蓋下來，細細包裹那具依然堅硬如石的肉身。鄭俊言未料到，穿著拖鞋的大陸客踏入門可羅雀的紀念館，說的第一句話竟是：「好感傷哪！」暗黃燈光反射著解說的數據與文字，一張張有如電腦合成的蔣公相片，懸掛在標註「重要事件」的軸線上搖動。原來在這裡啊，都散落在這裡了。鄭俊言讀著植物解說般的歷史文字，搭配蔣公招牌笑靨，彷彿隔著巨大的鐘面，撿拾蔣公破碎不堪的骨骸。

鄭俊言生下前十幾年蔣公就死了，但他還是能在許多地方看見蔣公銅像。他明白許多人認定蔣公窮凶惡極，是必須去除的霸權陰影；但他更無法信任，那些將失語蔣公當作政治沙包的新拳手。那總讓他想及歷史課本裡的一幀老照片：蟻群般的小紅衛兵們給孔子像套上大鎖鏈，嘿唷嘿唷拔河比賽般齊力拉倒。

其實，都無所謂，他可以不負責任的說他一點都不懂，也不想懂。鄭俊言只是不想畢業的「那個校園」，和他度過三年的校園不同；那會讓他以為，他進來和離開的，並不是同一個所在。很天真，他知道，但他更無法接受，記憶對現今的侵略。他並不知曉，捍衛蔣公是否和他從小被教導的不要丟失物件有關——或許，鄭俊言的潛台詞應該是：「不要拆毀我們的記憶」？

記憶藏在蔣公銅像上嗎？不，他不那麼認為。記憶不藏在那些可見的時光物件，而是奔跑時，隨之湧現的風。高中時候還沒有捷運，為趕赴建國路的補習班，他總在下課鐘響前背起書包，衝向二十分鐘一班的八八公車。八八現已改名為「建國幹線」，鄭俊言總覺得那必然與拆除蔣公一類的事有相連的背景。「我就愛叫它八八」，鄭俊言無名網誌如此自詡，即使多年後，再也不會有任何人以八八搜尋到這班公車。

建國幹線還叫八八時，大批鳳中學生會在下課前十分鐘，匿出教室，只為準時在不斷漏水的車廂內相互推擠，直奔高雄火車站。鳳山的雨季不是連綿，而如無數雙 Converse 和 Nike 鞋底相互磨擦。鄭俊言被擠壓，手腕懸上吊環，猶如監囚試圖擺出從容姿勢。他的臉映在瀰霧的玻璃窗面，想：幾年後上了台北，就能脫離這種生活吧？高級公車滿街跑，捷運四面流，人們有禮排隊，節制保持一彎手臂距離……。鄭俊言並不曉得，這班八八已預示了他未來十幾年的台北生活。

投入十二塊啞啞啞下了車，一塊巨大 LED 面板，剎然在鄭俊言眼前浮現。默數小綠人的步伐，輕快穿過車流，繞過看似容易踩空的人孔蓋，鄭俊言的鞋帶



已鬆，而他沒有發現。懸掛著歷年榜單和名師資訊的補習街上，鄭俊言總在脹滿消毒水氣味的肯德基點二塊炸雞一杯可樂，捧起紙袋，並裝入隨餐附贈的塑膠玩具，穿過貼滿細小人頭的狹仄樓梯。牆上的名校學長姐面頰刷滿黑黴，恍如戲謔又如隔世地笑：「呵！這都是我們走過的路喲！」鄭俊言只覺背包裡講義的雙曲線正蔓長，他想拔腿逃離，下一秒卻已道歉連連將自己塞進第十七排的某個座位。

那是怎麼樣的時光？鄭俊言眯起眼睛回想，彷如多年後的紅綠燈轉譯為那些僵死機台的白光；又如失序的函數，記憶轉動、重組，已不是他管得著的。他想衝到過去，將那本雙曲線講義撕毀，拍桌兼扯髮大喊：「這以後你都不會用到啦！不要浪費時間了！你的青春很寶貴！」但他還是得靜靜看著過去的鄭俊言，捧著一包肯德基轉進日光燈管閃爍的電梯，或者隱入下一班八八的推擠人潮。

那個沿街叫賣「手擠果汁」的歐巴桑不在那裡了，她會找到新客源嗎？樹蔭下的賣畫人，草帽蓋臉午睡，藍白躺椅崩了個凹陷，電台插播歌唱及賣藥雜訊。建軍站的牆邊，掛起一列繪圖軟體模製般的九駿圖。到底有誰會繞來這裡，掏錢買畫？初購得法拍屋的新婚裝潢，還是縣議員新官上任三把火？愛河畔流離的媽媽桑，或者春風化雨的校長室？世界上太多事情，無須鄭俊言操心。只要塞著耳機，就能播放港都電台或者 Kiss Radio；仍能沿著建軍站的牆壁裂縫，隔著鐵絲與一叢九重葛眺望：逐漸成形的衛武營音樂廳，麥米倫幼稚園的健康操，或者情緣麵館裡靜靜滾熟的麵條。

他奔跑起來，像腳上長出無數雙腳；無數雙腳上，又長出無數隻細小的腳。

彷彿十七歲那一年便趕盡了所有的路。當思考寂落下來，身體催逼他感受自己的足步、呼吸，以及逐漸攀升的體溫心跳。像溺海，像偏離軌道的衛星，只能靜觀鼻，靜觀心。

少年時代苦澀的夕陽張開，迎面而來卻是童年的海風。

伍、

祖母總在不合時宜處展露她的藝術。她在限量發售時搶購，在跳樓拍賣時仍堅持殺價。猶如她在叔叔的婚宴上唱〈講什麼山盟海誓〉，唱〈白色的愛〉，猶如她脫下一隻阿瘦跟鞋敲打桌面，將一桌子的瓶裝清酒震落滿地。當賓客們歡欣跟隨那卡西式的齊歡走唱，跟隨海浪般的鼓點叫喊：「嘿！」「嘿！」「嘿！」鄭俊

言只是從那片波頻中抽身，百無聊賴地想：這不是惡詛的歌嗎？這不是慶典禁錮的歌嗎？人們彷彿篩落了歌詞的意義，只餘嗓音，只餘節奏；賓客如陀螺，跟隨祖母透明的絲繩旋轉，狂歡舞蹈。祖母說：「這就是藝術，藝術就是……。」祖母的閩南語一向夾帶古遠的腔，鄭俊言卻只聽到時間碎毀的聲響。

鄭俊言翻過鳳中圍牆，夕陽也已翻過了地平線。樟樹葉收折橘紅夕陽，風靜止。「我沒有惡意，」鄭俊言說，對著早已不存在的管理員說：「我以前是這裡的學生，只是來看看。」他拉開游泳池的柵門，風重新旋動。

鄭俊言再張開眼，游泳池已是十七歲的海。

想不起來的東西，就再也不會想起來了。他知道銅像仍站在那裡，他知道父親的跪姿，模仿祖母的樣子；他知道有一面海，不見得是童年的海，也可能只是。海仍靜靜流失潮水，靜靜凹陷，變成一個吸納光影、收納聲音的凹洞。

鄭俊言再次閉眼，「咚」一聲埋入水中。他在水池中走，濕透的衣服跟著手臂划動。阿美姨從無窮遙遠的夏天奔來，右手高舞著鄭俊言的球鞋並尖聲地喊：「鄭俊言，你又把鞋放在我的抽屜——」她的皮膚像極度的曝曬陽光，發散粗糙的炭香味。風再次湧漲，撥開了鄭俊言的瀏海；他想：下次一定要帶罐高係數防曬油給阿美姨呀！如果節儉的祖母也同時飛至，一定會高聲罵：「有夠討債！」

阿美姨飛蹀過時間，濺起輕薄水花；而祖母，熟習藝術的祖母卻失足，永遠埋入光流之中。鄭俊言在水底，看透明的水波，折出阿美姨彎彎長長的臉形；他想，或許某個角度，能找回祖母的模樣。

陸、

城市不停行走，像旅行，像在搜尋一把鑰匙，或者從不爲了什麼。鄭俊言踏上衛武營站緩慢的手扶梯，看天光漸漸掩上；他搭上高捷，美麗島站無須轉車，橘線直達最邊角的西子灣。他跟著人群在夕陽底排隊上船，一次十五塊或十二塊他其實已記不太清。機車擁擠，四周漫滿灰霧，身後的學生玩起電視上看過的「Tempo 遊戲」：他們圍成一圈，每個人喊一個名詞，而下一個人必須接著合理的量詞。例如：「魚」、「一隻」，「船」、「二條」，依此遞增。當遊戲的詞組轉入「十七座海」時，鄭俊言已循著船夫的叫喊，踏上搖晃的船板。他試圖考自己一些問題，卻發現任何語彙都無法接合；例如夏天，例如我。

下一波漲潮來臨時，他已站在祖母的面前，看刷成黑白色調的祖母對著他笑。像小時候投入那只機車鑰匙而不認錯，鄭俊言交叉雙手背逆著光，喉結伸縮。稱不上懺情的手勢，鄭俊言捧著一幀白帛稿卷悼祭，道士代筆，那是他極不熟稔的語境。披麻戴孝的鄭俊言底下一條 Levi's 牛仔褲，一雙 Skono 鞋，而父親垂著手，面無表情。

「鑰匙還在海底。」祖母的手鍊佈滿綠苔，像死去又像生鏽，暗風吹拂下轉變為船的鍊鎖，「俊言仔你佇岸上等我，阿嬤落去拾喔。」

「咚——」鄭俊言來不及分辨那是不是童年的餘波，他看見阿美姨竟也黑衣黑褲黑墨鏡出席。阿美姨舉起香時，鄭俊言摘下鏡片，彷彿剝除一大面的反光。他懶得想祖母如何結識阿美姨，她們又是什麼關係；他靜靜看著阿美姨胖矮的身軀顛斜離開。阿美姨在停滿機車的入口停下，從外套口袋掏出三片榕樹葉，一片一片的揉碎，扔進殯葬館前的田溝。阿美姨的掌紋榨出澄綠，鄭俊言彷彿聞到一股葬滿祖母聲音的清芳。

像追趕最後一班八八，他飛奔起來。撞落祖母的黑白遺照，掃開父親低垂的肩膀，飛捲起無數榕樹的墜葉。他沿著海濱公路，跑過販售小卷的街弄，跑過黃燈閃爍的巷口；山稜已掛上垂暮的海景，沙灘延伸出一排腳印。他迷失方向，只知道不停地跑。時間化約為速度，斜刮的海風，肌肉的拉扯及痠痛。「這裡是最大的泳池了。」鄭俊言的腳掌貼著沁涼的浪，燈塔的光在峽岸轉動。

他想起那把失蹤的童年鑰匙，祖母惶然找尋的樣子。

細雨這時該落下來，他想，再往前一點或許便能遠眺，遠眺祖母遷居的島。如果踏上海的邊緣，他會毫無意外的發覺腳縫間，生出細韌的硬蹼；因為他知道，這一切皆是為了抵達，奮力完成的演化。